

揭得残绢重见日 匠心一脉续文魂

YMG全媒体记者 张钧 通讯员 蛙声 摄影报道

古旧字画揭裱，古称“装潢”“裱褙”，自晋唐以来便是书画传承中至为关键却最不为人知的一环。明代周嘉胄《装潢志》开篇便道：“装潢者，书画之司命也。”一张纸、一匹绢，纵是名家真迹、传世孤本，若不假装潢之力，不过百年便化尘土。而装潢之中，最难者莫过于揭裱——将旧画从原裱上层层揭下，洗污去霉，修补残缺，重托新裱，令其“复旧如新”。

这活计，表面看是手艺，内里却是“医道”，根子上则是心法。清代《书画说铃》中那句“拙工谓之杀画刽子”，说的便是揭裱之险。稍有不慎，百年神采毁于一旦，与刽子手何异？

壹 为古画医病的纸医

胶东莱阳太平村，榆科顶人氏王甫生的工作室里，一张清代绢本山水正躺在案上。画面黝黯，虫蛀斑驳，天头地脚皆已酥脆如秋叶。外人看去，这不过是一堆旧纸破绢，扔了也无甚可惜。王甫生却不这么看，他俯身端详良久，口中喃喃：“这张画，还有七分命在。”此人今年五十出头，干揭裱这行已三十年有余。在胶东收藏圈里，“找甫生揭画”算是一句有分量的托付。

王甫生的底子，一半家传，一半自学。父亲王粹兴是莱阳老一辈画家，国画作品入围过全国美展。王甫生幼时耳濡目染，对笔墨纸绢有天然的亲近。初中毕业，父亲替他选了中医之路，考入“扁鹊学校”，将三百味草药之方背得烂熟，可二十岁的毛头小子，开不了诊所，也找不到合适去处。闲了两年，到底还是跟着东关一位鞠姓师傅学上了裱画。

这位师傅的姐夫，是“安徽裱”嫡传后人。南派裱法，讲究素雅清新，以白绫为尚，不事雕饰，追求“淡中见韵”。王甫生学了四个月，又自修了故宫出版的《书画装裱》，便算出了徒。如今回头看，他笑称那会儿是“漫天刷浆”，浆糊刷得不少，方向却很模糊。

转机来自一位出租车司机。有一回王甫生去潍坊进货，司机看他买的各种材料，随口说：“我以前也干过这行。其实装裱没什么道道，就四个字——平、软、净、齐。”

这话如醍醐灌顶。平者，画心舒展，无凹凸起伏；软者，手感柔顺，不僵不硬；净者，画面清朗，无污无渍；齐者，裁切规矩，四角周正。这四个字看似简单，实则涵盖了装裱的全部审美标准与技术追求。从“漫天刷浆”到“平软净齐”，王甫生完成了一次自觉的技艺觉醒。

装裱新画与揭裱旧画，看似相近，实则是两门截然不同的手艺。新画如白纸一张，从托心到上墙，工序虽繁，却有章可循。揭裱则不然，因为每一张老画的“病症”各不相同，没有现成方子可套。汇总一番，揭裱的核心工序不外乎以下四步：洗、揭、补、全。

洗，非一蹴而就，须分段、分层、分轻重。霉有浮霉与透骨之霉，更当区别待之。王甫生向来忌用猛药——今世所谓化学药水者，他弃之不用，因为担心伤纸魄、褪神采，而致墨色涣散，给后世留下不可挽救的创伤。他面对伤残古画时，多以温水浸润，或取皂角捣煮，澄其清液，以软毫排笔轻蘸，轻拂画纸。这样一来，积尘渐释，而墨彩不夺。

揭，是将旧画从原裱的背纸、托纸上一层层揭开。这是最凶险的一步。纸绢经年累月，纤维早已脆弱不堪。浆糊老化后，画心与托纸往往粘连一体。揭时稍有不慎，便会带起画心，造成不可逆的损伤。王甫生用的是“干揭法”——将画心潮润至适度，以竹起子从边角缓缓探入，屏息凝神，如履薄冰。一张四尺整张的画，光揭这一道工序，有时就要耗费数日。

补，是修补残缺。虫蛀、霉烂、断裂之处，需用相近材质的老纸老绢一一填补。补料讲究“宁薄勿厚、宁浅勿深”，补好后将边缘刮薄，使补处与原件浑然一体。王甫生收藏了数十种不同年代、不同产地的老宣纸，为的就是“以旧补旧”——用同时代同质地的材料去修补老画，不僭越，不妄为，方不显得突兀。

全，就是所谓的“全色接笔”，修补画面缺失的墨迹与色彩。这是揭裱中最见功力、也最易引发争议的环节。全色须遵循“修旧如旧”原则——补处颜色略浅于原作，使后人能辨其边界，而不臆造妄补。王甫生常说：“全色不是创作，是还原。画上没有的东西，咱们不能硬给它加上去。”

待这四道工序走完，一张老画才算真正“起死回生”。王甫生第一次揭裱，是拿自家藏了多年的清代牧牛山人《老柳树》开刀。画已百余年，绢面黯黄，边角残破，多处虫蛀。按同行的做法，洗画可用高锰酸钾与草酸，他思量再三，终不敢用——化学药剂虽去污力强，却会破坏纸绢纤维，得不偿失。慎重起见，他采用最保守也较稳妥的“温水浸洗法”，反复浸泡，用软毛巾一点点吸去浮灰。洗成之后，纸色虽旧而气韵清朗，墨色虽淡却神采复现。

贰 与古人对坐的知己

王甫生经手的古旧字画中，莱阳乡贤、清代书法家王埜的作品最多，对联、中堂、四条屏、横批、手卷、团扇，纸本的绢本的，足有数百幅之多。王埜乃莱阳老乡，清末民初书坛巨擘，当年曾有“有匾皆书埜，无腔不学谭”之盛誉。王甫生每揭一幅王埜的作品，都要先通读数遍，揣摩其笔意、结字、章法，体会其书写时的情绪与状态。

“王埜的字，不同时期气息不同。早年锋芒毕露，中年渐趋圆融，晚年则归于平淡天真。揭裱的时候，你要感受这些东西。你弄懂了它，下手才有分寸。”

这话说来朴素，内里却藏着中国传统手工艺中最高妙的境界——格物致知。匠人与作品之间，不是简单的主客二分的操作关系，而是一种“物我相融”的对话。工作时，与古人作品共处一室，面对它，感受它，享受它。你读懂了画，画便告诉你该怎么下手；你尊重了物，物便以完整的面貌回报你。

王甫生始终记得中医那句老话：“不治已病治未病。”每有人送画来揭裱，他都要反复叮嘱：“尽量爱护好，保管好，尽量别送到我这里来。”这话听来有点怪——哪有手艺人往外推生意的？可真正懂行的人知道，这是敬畏。一张画，能不揭裱就不揭裱，能少下水就少下水。每一次揭裱，对纸绢都是一次不可逆的干预。揭裱师的最高境界，不是修了多少张画，而是让那些画根本不需要来修。

叁 将手艺传承的匠人



在中国传统匠人的世界里，物有“物命”。一张宣纸，从树皮到成纸，经历浸、晒、煮、捞，本已是一条生命；再经画家落墨，便有了“画魂”。揭裱师的工作，不是改造，而是“成全”，成全一张画的完整，成全它本该延续的生命。王甫生以三十年

光阴伏案揭裱，为残破古画续命延年。他手中的竹起子、排笔、浆刷，看似寻常工具，实则是维系中国书画文脉的“手术刀”。

专业术语中，有一个词叫“可逆性”——所有修复材料和工艺，都应具备可逆性，即后人可以无损地去除前人的修复痕迹，进行再干预。王甫生对此深有体会：“不能用化学胶，不能用不溶于水的材料。你现在修得再好，一百年后的人要有更好的技术，得让人家能拆开重来。”

这就是手艺背后的伦理。一个古旧字画的揭裱师，不只是在修一张画，而是在与时间、与后人进行一场跨越百年的协作。你手中的每一刀、每一笔，都要对得起后来者的审视。

王甫生如今名声在外，甚至有北京藏家寄来明代画家张凤的六条通景大屏请他揭裱。活儿越重，他越审慎。药王孙思邈《大医精诚》云：“读方三年，便谓天下无病可治；及治病三年，乃知天下无方可用。”王甫生深谙此理。手艺越精，胆子越小；经手越多，越知敬畏。

有人问过王甫生：你学了三年的中医，最后却干了裱画，不觉得学非所用？

他笑笑：“中医治的是人，揭裱治的是画。道理是一样的——望闻问切，对症下药，急不得，省不得，糊弄不得。”

这话说得轻巧，细想内里却沉。一个正经八百学过医的人，最终选择了为古画“续命”。这或许不是偶然。中医讲究“治未病”，揭裱讲究“修旧如旧”；中医视人体为一个有机整体，揭裱视纸绢为一个生命系统。两种技艺，同一种心法。

王甫生是个靠手艺吃饭的人，但他又绝不仅仅只是个单纯的手艺人，他是“纸医”，是“画脉守护者”，是在方寸纸绢间与古人对话的人。然而，手艺传承的又不仅仅只是技术，更是一种人生态度、一种人与物相处的方式。

在他的工作室里，常年挂着一幅请朋友书写的座右铭——“人不过百，纸寿千年”。一张好的宣纸，在妥善保存的情况下，可传袭千年而不朽；而人的一生，不过短短百年。王甫生很想把自己的手艺传承下去，在他看来，一个揭裱师所能做的，就是在这百年光阴里，替那些百年之画、千年之纸，挡住时间的侵蚀，护住那一缕文脉，然后欣然交棒给后来者。

